

名家选集卷

刘禹锡集

(唐) 刘禹锡 著
赵娟 姜剑云 解评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禹锡集 \ （唐）刘禹锡著 . 赵娟 姜剑云解评

- 太原市 : 三晋出版社 . 2010-09

ISBN : 9787805989358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名家选集卷（修订版）

刘禹锡集

（唐）刘禹锡 著

赵娟 姜剑云 解评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ISBN : 9787805989358

商品分类：图书 > 国学图书 > 文学 > 作品集

定价：18.00元

刘禹锡生平及其作品研究（代序）

卞孝萱 吴汝煜

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

刘禹锡的生平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德宗贞元六年（790）以前。刘禹锡自幼好学，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童年时代曾经到吴兴陪侍诗僧皎然、灵澈吟诗，得到他们的指点，并为权德舆所器重。第二阶段，从贞元七年到顺宗永贞元年（805）。刘禹锡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入仕以前，自称“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献权舍人书》）。入仕以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王、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第三阶段，从宪宗元和元年（806）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等八人被贬后，宪宗曾下诏：“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从这时起，刘禹锡开始走上“穷愁著书”的道路。在贬所，他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大胆地揭露宦官与大官僚的丑行，以抒发胸中的愤懑。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所到之处，访问疾苦，关心民瘼，写了不少诗篇。由于长期遭受斥逐，思想陷于苦闷，早在朗州时期就以佛教作为安慰。到连州后，与佛教徒往还密切，写了不少酬僧诗。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第四阶段，从文宗大和元年（827）至武宗会昌二年（842）病故于洛阳。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他在地方官任上颇著政绩，但总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没有充分发挥，长抱“天与所长不使施”（《子刘子自传》）之恨。晚年寄希望于宰相裴度，想协助裴度刷新政治。但裴度在“牛李

党争”中受到排挤，无所施为，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刘禹锡在黑暗现实下感到没有出路，便借老、庄旷达思想排遣苦闷，而内心不甘沉沦，写下“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一类诗句以自勉，所以明代胡震亨说他晚年“精华不衰”（《唐音癸签》）。临终前撰《子刘子自传》，为他早年参加的永贞革新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表明他至死不渝的志节。

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明代杨慎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升庵诗话》）胡应麟认为，刘禹锡、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的诗歌各具风格，都是“大家材具”（《诗薮·外编》）。

刘禹锡存诗约800余首，内容比较丰富。首先，他认真汲取民歌的营养，创作了一批反映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好诗。他在贬谪朗州以后，发现“谣俚音，可俚风什”（《上淮南李相公启》），于是注意向民歌学习。《竞渡曲》、《采菱行》之类已经带有民歌风味。后经长期探索，终于取得很大成就。《竹枝词》、《浪淘沙词》、《堤上行》、《踏歌词》等篇，有的描写群众劳动场面，有的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有的展示江南水乡的人情风俗，题材十分广阔。风格上汲取了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比起一般文人创作来，另有一番清新自然、健康活泼的韵味，充满着生活情趣。

其次，刘禹锡的诗歌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以鲜明的爱憎感情反映中唐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他的政治讽刺诗每每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臣、宦官，把他们比作“利嘴迎人著不得”的蚊子（《聚蚊谣》），“瞥下云中争腐鼠”的飞鸢（《飞鸢操》），“笙簧百啭音韵多”的百舌鸟（《百舌吟》），形象逼真，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害人本性。另一些讽刺诗讽刺对象不限于一小撮上层统治集团，而是涉及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如《昏镜词》、《调瑟词》、《武夫词》、《贾客词》等，用意深刻，针对性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晚年所作，风格转趋含蓄，如《和仆射牛相公春日闲坐见怀》，讽刺牛僧孺而不露痕迹，王夫之评为“深于影刺”（《唐诗评选》）。

再其次，刘禹锡所写的寄托身世和咏怀古迹的诗，也历来为人称道。他在逆境中不肯屈服，经常以诗歌激励自己。《学阮公体三首》、《萋兮吟》、《咏史二首》、《答杨八敬之绝句》等，都直抒胸臆，表现了刚正不阿的品格和对权贵佞幸的愤慨。他对生活充满激情，无论是在凄清的秋天，还是在衰病的晚年，都写出了昂扬乐观的佳作，如《始闻秋风》中的“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至今仍能激励人心。他能够从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中得到启发，开拓心胸，写出诸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类富于哲理意味的警句。他坚持理想，写出了“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之八）一类豪言壮语。咏怀古迹的诗歌如《西塞山怀古》、

《金陵怀古》、《金陵五题》、《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不仅艺术技巧纯熟，思想内容也达到很高的水平。《金陵怀古》通过景物描写，显示了“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道理。《乌衣巷》以冷隽的语言写晋代显赫一时的王、谢世族没落后的衰败景象，借古讽今，暗示时下的权贵不会有比王、谢更好的命运。这些诗都写的精警超迈，韵味深长。《西塞山怀古》一篇，当时誉为骊珠，白居易为之搁笔罢唱（《唐诗纪事》）。

刘禹锡写的应酬诗较多。与白居易唱和的编为《刘白唱和集》，与令狐楚唱和的编为《彭阳唱和集》。另外，本集中还编有送僧诗一卷。这些作品，有不少是流连光景、谈玄论佛之作。

刘禹锡十分注重诗歌艺术的创新。他的诗既不像韩愈那样奇崛，又不像白居易那样浅显，而具有取境优美、精练含蓄、韵律自然的特色。

张为《诗人主客图》把刘禹锡列为“瑰奇美丽主”的上入室。他的诗歌取境优美，一是得力于瑰丽的藻思，如《浪淘沙词九首》造语流利，形象鲜明。二是得力于比兴手法，如以“红雨”比落花（《百舌吟》），以“白银盘里一青螺”喻洞庭湖中的君山（《望洞庭》），以“水流无限月明多”暗示倾诉不尽的美好的爱情（《堤上行》），都新颖可喜，形象优美。刘禹锡诗中的兴句往往与比喻相结合，即景起兴，情景相生，既烘托气氛，又兼有比喻之意，造成绚丽多彩的意境。这在民歌体的诗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刘禹锡的诗歌不事铺叙而讲究精练，不主浅露而强调含蓄。他说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深刻地概括了诗歌精练含蓄的特性，道出了他自己的艺术好尚。酬答诗篇制短小，而含意丰富，或婉曲地写出难言之衷，或深沉地传达出互相关切的友情，或寄寓感慨，或微言托讽，都能得韵外之致。怀古诗往往从眼前的景物出发，驰骋丰富的想像。在对历史现象作深刻艺术概括的基础上，对古今隐微相似的某一端加以点染，因此形象鲜明而又发人深思。写景诗多以情景交融见长，在深邃的意境中，包蕴着作者的主观意念和感受。刘禹锡诗的精练含蓄，为白居易所深赏。近人陈寅恪说，这是因为“乐天平日之所蘄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元白诗笺证稿》附论）。

刘禹锡不满于当时的某些乐府诗“不能足新词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纪》）的倾向，而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学唱《竹枝词》，使“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他的七言乐府小诗吸取了民歌曲调的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播在乐章”（《刘宾客文集》卷二七自注）。近人刘师培称之为“七言绝句之变调”（《论文杂记》），为绝句平添一格。他的律、绝、古诗，大都写的流畅自然，犹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即使像《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有民歌的音乐美。清翁方纲誉之为“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石洲诗话》）。其他如六言诗《再赠乐天》，新体诗如《叹水别白二十二》等，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刘禹锡另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两首，说明按照《忆江南》的曲调来填词。这是中国文

学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明代胡震亨说刘诗“语语可歌”（《唐音癸签》），基本上符合事实。

刘禹锡诗歌的这些特点，与崇尚风骨、讲究音乐美的盛唐诗风比较接近。前人有从整体上指出这一点的，如宋代蔡说：“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西清诗话》）明代胡应麟说：“梦得骨力豪劲。”（《诗薮·内编》）明代周履靖则直说刘诗“祖风骚，宗盛唐”（《骚坛秘语》）。翁方纲是从七言绝句这一体上指出这一点的，他说，“中唐六七十年之间”，“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石洲诗话》）方东树则举出具体篇章，说刘禹锡《石头城》诗“亦堪接武”盛唐（《昭昧詹言》）。刘禹锡的诗歌在唐代流传极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京口（今江苏镇江）、襄阳、吴兴一带，民间传唱不绝（《旧唐书·刘禹锡传》、温庭筠《秘书刘尚书挽歌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三）。后世文人从不同的方面向刘禹锡学习而各有所得。他的《竹枝词》后世继作者颇多。苏轼也写过《竹枝词》，但他主要学习刘诗的讽刺艺术，因此他的诗“多怨刺”（《后山诗话》）。苏辙则喜欢刘禹锡诗的“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宋诗话辑佚·童蒙诗训》）。王安石“七律似梦得”（《昭昧詹言》），徐渭、袁宏道的七绝“无不以梦得为活谱”（《姜斋诗话》）。刘禹锡关于诗中用字须有来历的主张，后来为江西诗派所利用。黄庭坚、陈师道标榜脱胎换骨，往往把刘禹锡的名作佳句“点化”为己诗（《诗人玉屑》和任渊《山谷诗集注》、《后山诗注》等）。刘禹锡的一部分内容平常而技巧较高的酬答诗，也为江西诗派所取法。

刘禹锡也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宋代谢采伯对刘禹锡在古文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评价比较公允，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密斋笔记》）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贲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也”（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元代方回说：“梦得诗句句精绝，其诗曾自删选。”（《瀛奎律髓》）或曾见到刘禹锡自定的选本。《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但

仍有遗漏。

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有：《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卞孝萱，1924年生于江苏扬州。师从范文澜、章士钊先生，专攻唐代文史。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年谱》等专著十部，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吴汝煜，已故唐诗学者。曾师从卞孝萱先生，任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编有《全唐诗人名考》、《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等重要著作。

上文节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题目为编者所拟。

前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在中国整个诗歌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有唐一代诗歌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唐诗也经历了从萌生、繁荣到衰退、消亡等几个阶段。中唐前期是唐代诗坛相对沉寂的一个时期，但中唐后期，即自贞元、元和以来，却因为有了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和白居易等大家的出现，又为这个沉寂的局面增添了生气，他们以自己各具特色的创作为唐诗的发展涂抹上亮丽的色彩，使唐诗得以盛后再盛。

刘禹锡是中唐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作为文学家，刘禹锡一生创作了800多首诗作，赢得了“诗豪”的美誉；写下数百篇文章，柳宗元评其为“文雋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也”（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其诗集更是被明人杨慎高度评价为：“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升庵诗话》卷一）作为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反映在其《天论》上、中、下三篇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重要观点，体现了一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的战斗精神。然而，刘禹锡却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刘禹锡也不例外。他青年登科，一生致力于革新事业，但政治厄运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是他一生悲惨命运的生动写照。既然不能“兼济天下”，诗人只好“独善其身”。但凭借着一位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又使他虽“身处江湖之外”，却不能“忘庙堂之高”，于是就使诗人能更加贴近大众，体察民情，深入思考，从而走上了穷愁著书的道路。不幸的生活遭遇使刘禹锡生发出无限的感慨，他不再停留于简单的自慨身世、怀古伤今之上，而是进一步看到了社会黑暗、统治阶层腐朽的社会真实的一面，因此他的诗歌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种斗争精神。明人胡震亨评价道：“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裴度）、香山（白居易）诸公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唐音癸签》）

纵观整个文学史，历代对刘禹锡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北宋的苏轼一门及后来的江西诗派对刘禹锡的研究可谓深入，但相关的研究多散见于一些诗话当中，所以显得不够系统，难成体系。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学科诞生了，对刘禹锡的研究也逐渐从多方面展开。学界对刘禹锡的生平、世系、交游、思想、文集版本、作品整理和艺术品味等多有涉及，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对刘禹锡的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研究专著纷纷面世，关于刘禹锡诗文的注译也时有新出。

此次我们所评注的刘禹锡作品，其诗多以《全唐诗》为据，其文则以流行的清代朱研的“结庐丛书”中的《刘宾客文集》为底本，参校《全唐文》以及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等本子，择善而从。作品大致以年代先后为序编排。限于丛书之体例篇幅等方面的要求，我们只选择性地评注了《刘禹锡集》中的诗歌

80 馀首，散文 20 馀篇。评注过程中曾参考并得益于学界专家的既有成果，在此谨致由衷的谢忱。为方便读者阅读，末附“刘禹锡年谱简编”、“刘禹锡研究重要参考文献”、“《刘禹锡集》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出）。限于作者的水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赵娟姜剑云

2008年4月于河北大学

目 录

第一部分

诗

荆州道怀古

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

汉寿城春望

咏史二首

学阮公体三首

秋风引

昏镜词并引

第二部分

摩镜篇

聚蚊谣

百舌吟

飞鸢操

萋兮吟

壮士行

第三部分

采菱行并引

秋词二首

伤桃源薛道士

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
有怀续来诸君子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

插田歌并引

平蔡州（三首选一）

第四部分

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引

松滋渡望峡中

伤愚溪三首并引

竹枝词并序（九首选六）

竹枝词二首（其一）

第五部分

浪淘沙九首（选五）

蜀先主庙

观八阵图

巫山神女庙

踏歌词四首（选二）

武昌老人说笛歌

第六部分

西塞山怀古

望洞庭

晚泊牛渚

望夫石

金陵五题并引

石头城

乌衣巷

台城

生公讲堂

江令宅

经檀道济故垒

第七部分

金陵怀古

韩信庙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淮阴行五首并引（选二）

罢郡归洛阳闲居

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选三）

再游玄都观并引

听旧宫人穆氏唱歌

与歌者何戡

第八部分

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

曲江春望

和令狐相公别牡丹

月夜忆乐天，兼寄微之

叹水别白二十二

与歌者米嘉荣

姑苏台

八月十五夜玩月

杨柳枝词（九首选二）

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

第九部分

始闻秋风

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酬乐天咏老见示

和乐天春词

岁夜咏怀

文

砥石赋并序

何卜赋

第十部分

谪九年赋

山阳城赋并序

秋声赋并序

辩迹论

华佗论

天论（上）

天论（中）

天论（下）

因论（七篇）

鉴药

讯研

叹牛

第十一部分

傲舟

原力

说骥

述病

洗心亭记

第十二部分

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

陋室铭

口兵戒

论书

刘氏集略说

子刘子自传

附录

刘禹锡年谱简编

刘禹锡研究重要参考文献

《刘禹锡集》名言警句

第一部分

诗

荆州道怀古

<题解>

此诗作于永贞元年（805）。《刘禹锡集》卷三九《子刘子自传》中记载说：“予出为连州，途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据此可知，这首诗作于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赴连州（今属广东）刺史之任时。荆州，为古“九州”之一，在今湖北江陵一带，是古时楚国的郢都，南朝梁元帝曾迁都于此。诗人在贬谪途中，经过南国山川，目睹眼前之景，想起前朝旧事，不禁感怀自身的流落，于是有了这篇怀古之作。诗中借用南朝庾信的典故，表现了自己深沉的“思归”之情，抒发了浓厚的贬谪之苦。全诗散发着感伤的情调，读罢全篇，不禁使人黯然神伤。此诗一题《荆门道怀古》（见《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九）。

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
马嘶古道行人歇，麦秀空城野雉飞。
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
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

<新解>

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帝畿，泛指京城地区。宋台梁馆，泛指南朝的台阁馆舍。这两句写的是，这一带的南国山川是从前的京城地区，南朝的一些馆阁台舍至今还依稀存在。一个“旧”字，一个“尚”字点出，虽是山川、馆阁仍在，却已残破不堪，繁华不再，这种盛世之后的落寞是最能牵动人的情思的，不由让人心生感慨，正所谓“如此江山夕照明，野夫那不际承平”（沈曾植《晚望》）。金人元好问亦评论道：“只‘尚依稀’三字，已写尽吊古伤今之感。”（《唐诗鼓吹笺注》）

马嘶古道行人歇，麦秀空城野雉飞——麦秀，指麦子吐穗开花而未结果实。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商朝灭亡后，箕子过殷墟故都，见宫室毁坏，长满禾黍，有感而作《麦秀》诗，云：“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生发出亡国的感慨。《诗经·王风·黍离》中亦有黍离之叹：“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正所谓“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后遂用作典故，以“黍离麦秀”为感慨亡国之词。野雉，即野鸡。这两句写的是，“我”的马行走在古道之上，发出阵阵嘶鸣，行人也在此歇息；空城里麦子吐穗，只有那野鸡孤独地飞来飞去。充分渲染出诗人此时的心情也正是忧苦不安。

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宝衣，指帝王死后用作随葬的珍贵衣服。皮日休有诗云：“飙御有声时杳杳，宝衣无影自珊珊。”（《奉和鲁望上元日道室焚修》）这两句是写，风吹动落叶，填满了旧朝的宫井；野火进入荒弃了的陵墓，

焚化了珍贵的宝衣。“落叶填宫井”谓满地黄叶堆积，早已是无人清扫，旧时的宫井废弃，一任落叶填满；昔日的帝王陵墓也再无人看守，一任野火焚烧。荒凉残破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词臣，指君王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元代诗人刘因有诗云：“纪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咏史》）庾开府，即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一开始在梁朝为官，后奉命出使西魏，被强留在北方，历仕西魏、北周二朝，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世称“庾开府”。据《周书·庾信传》载：“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赋之末句云：“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梦得诗此二句就是化用这个典故，说的是，徒然地使那位羁留北方不得还的词臣庾信，还在咸阳苦苦地思念着故国，没有一天不想着回来。咸阳，秦国的都城，借指西魏和北周时的都城长安。借庾信的思念故国之情委婉表达了诗人自己虽流贬南国，仍系心朝廷的感情。这与庾信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语意双关，发人深思。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穿越了历史时空，产生了共鸣。

<新评>

这首怀古诗是刘禹锡早期的作品。时禹锡正值而立之年，正是在政治舞台上大有作为的时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因与上层统治者的政治主张相背离，又由于禹锡性格中“信道不从时”的刚介因素，由此见弃，被贬为荒僻的远州司马。当禹锡赴任贬所，经过南国山川时，见到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已是“麦秀空城野雉飞”，再联想到自己的不幸境遇，怎能不一抒自身的流落之苦。

诗中的五六两句尤为充分地渲染了这种悲凉。方南堂在《辍耕录》中写道：“刘禹锡之‘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不过写景句耳，而生前侈纵，死后荒凉，一一托出，又复光彩动人，非惊人语乎？”清人纪昀也盛赞道：“五六（句）新警。”（《奎律髓汇评》）

全诗突出“流落”这个主题，借“南国山川”、“宋台梁馆”等景物描写为映衬，假“庾信滞留北方，终日思归”之愁态为意象铺陈，既有静态叙写，山川、梁馆依旧，又有动态描摹，马嘶、雉飞、叶落、野火。动静交叉，意态踉跄。形象生动感人，从侧面写出了作者深沉的流浪失望之感，笔意含蓄，手法高妙。正所谓：“徘徊瞻眺，感慨在于言外，得风人之微旨。”（《唐体馀编》）

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

<题解>

此诗作于宪宗元和六年（811），刘禹锡任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期间。吕衡州，即吕温（772—811），字和叔，又字化光，东平（今属山东）人，贞元十四年（798）登进士第，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擢左拾遗。永贞元年（805）转户部员外郎，后贬道州刺史，元和五年改授衡州刺史，故称吕衡州。素与柳宗元、刘禹锡友善。吕温四十岁时，病逝于衡州刺史任上，刘禹锡听到这个噩耗后，在贬所中为他写下了这篇哀悼之诗，以寄托深沉的哀思。